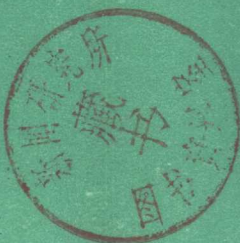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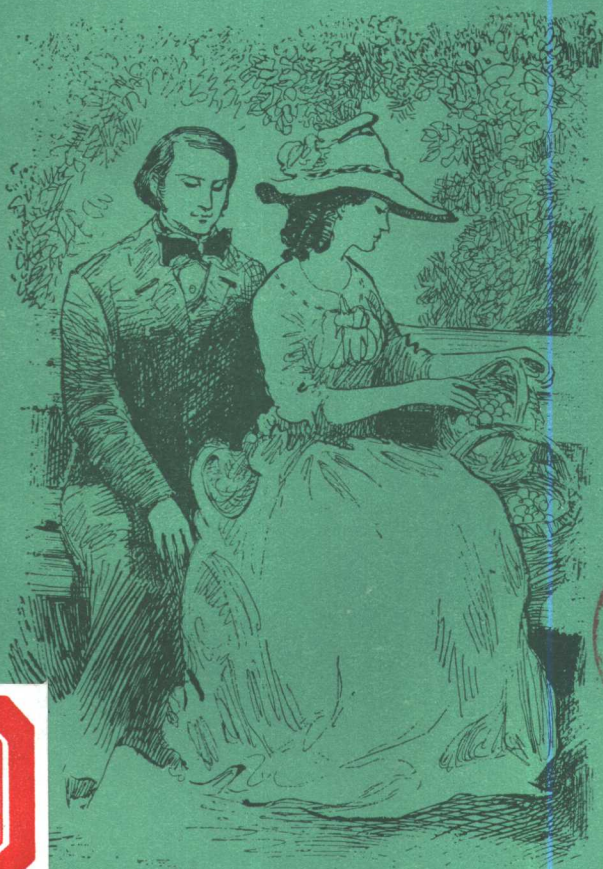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著

春潮



2. 44
21

春

潮

〔俄〕屠格涅夫著

苍 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ВЕШНИЕ ВОДЫ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восьм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62 Москва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屠格涅夫十卷集》
第八卷一九六二年版译出

容 潮
(俄)屠格涅夫著
苍 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7,000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3,000 册

书号: 10138·157 定价: 0.53 元

欢乐的岁月，
幸福的日子——
光阴如春潮般
飞也似地流逝！
引自古抒情诗

……深夜一点多钟，他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他打发点燃了蜡烛的仆人出去，便急忙在靠近壁炉的一把圈椅里坐下，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还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疲乏——肉体 and 精神的疲乏。他跟讨人喜欢的女士们和有学问的先生们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这些女士里面有几个长得很俊；那些先生们几乎都是才智出众的；他自己也能说善辩，甚至显得才华横溢……虽然如此，罗马人曾经说过的“*taedium vitae*”，“对生活的厌恶”，还从来没有以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攫住了他，使他透不过气来。要是他年

纪轻些，他就会苦恼、烦闷和愤恨得哭起来；一种象苦艾那么辛辣的、火燎般的苦味，充满了他的整个心灵。一种令人讨厌甚至于厌恶、引起反感和沉痛的东西，犹如秋天的沉沉黑夜从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地围住了；他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片黑暗，摆脱这个痛苦。别想睡啦；他知道他是睡不着的了。

他沉思起来……慢条斯理地、没精打采地、愤恨地沉思起来。

他想到了人生的空虚与无益，想到了人情的庸俗虚假。他的一生一幕接一幕地在他脑际浮现出来（前不久他刚满五十二岁），觉得他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宽恕的。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总是木槌捣水白费劲，总是半诚心半有意地自欺自慰，——只要孩子不哭，拿什么哄他都行，——突然间，正如雪片飘落在头上一样，暮年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将会不断地增强、腐蚀、损害……终于噗通一声掉入深渊！要是生命就这样结束，那倒还算侥幸！不然的话，大概在生命结束之前，象铁生锈一般，疾病和痛苦就会袭来……在他看来，生命的海洋不是象诗人所描写的那样波涛汹涌；不，在他的想象中，这个海洋是风平浪静、凝然不动的，清澈透明，连黑魑魑的海底也望得见；他本人坐在一只晃荡着的小舟上，下面，在这黑魑魑的积满淤泥的海底里，影影绰绰地显现出一些形似大鱼的狰狞可怖的怪物，这便是人生所常有的一切苦难、疾病、不幸、狂妄、贫穷、盲目……他瞧着：其中一个怪物从黑暗中出现，它浮游上来，浮游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楚可见，越来越令人厌恶地清晰……再过一会儿，小舟就要被它掀翻！可是，瞧，它好象又变得暗淡了，它游走了，往海底沉下去了——蜷伏在那里，微微甩动着尾鳍……但是那注定的日子必将到来，这个怪物会把小舟掀翻的。

他摇摇头，从圈椅里霍地站了起来，在书斋里来回踱了一阵，坐到书桌前面，把抽屉一只一只打开，在纸堆里——多半是妇女写来的旧信札中翻寻起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并不寻找什么东西，只不过想找些事情做做罢了，为的是撇开那些弄得他苦恼不堪的思想。他随手展开了几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夹了一朵枯萎了的花，用一条已经褪了色的绸带扎着），——他只耸耸肩，向壁炉投了一瞥，就把这些信丢在一旁，大概打算烧毁这些废纸。他的双手慌乱地忽而伸入这只抽屉，忽而伸入另一只抽屉；他忽然睁圆了眼睛，慢条斯理地拿出一只旧式八角小盒来，又慢条斯理地掀开盒盖。在这只盒子里，上面铺了两层已经发黄的棉花，底下放着一个石榴石小十字架。

有一会儿工夫，他流露出困惑的神情，细瞧着这个小十字架，——突然轻轻地叫喊一声……他脸上现出了一种不知是悔恨还是喜悦的表情。只有这样的人脸上才会有这种表情：他无意间与一个人久别重逢，这个人他曾经热烈地爱过，现在忽然出现在他面前，人就是那个人，可是年岁使他完全变了样。

他站了起来，回到壁炉跟前，又坐到圈椅里，又用双手捂住了脸……“为什么今天？恰恰是今天？”他在心里寻思，于是想起了许多早已过去的事情。

以下就是他的回忆……

可是首先得介绍一下他的名字、父称和姓。他叫萨宁，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以下就是他的回忆：

—

事情发生在一八四〇年夏天。萨宁刚满二十二岁，他从意大利回俄国途中，路过法兰克福。他有一份并不丰厚的财产，但他几乎孑然一身，靠这份财产就能过闲居生活。一个远亲去世了，他得到了一笔几千卢布的遗产——他拿定了主意，要在进机关之前，也就是趁现在还没有公务羁身的时候，到国外去把这笔遗产花掉。若是不进机关工作，他要过富裕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萨宁完全实现了他的心愿，他安排得这么妥贴，在他到达法兰克福那一天，剩余的钱恰好够他用到彼得堡。一八四〇年铁路还很少，旅游者都只好乘坐公共马车。萨宁定了一个 Beiwagen^① 的座位；可是公共马车要到夜里十点多钟才启程。时间还很充裕。幸而天气非常好。萨宁在一家当时很著名的“白天鹅”饭店里吃了饭后，便在城里漫步闲游。他顺便去看了丹内克尔的阿丽阿德内^②，他不大喜欢这个雕像。他参观了歌德纪念馆，不过他只读过这位诗人所作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且还是法译本；他在美因河畔散步，感到寂寞无聊，一个规规矩矩的游客总是如此；到傍晚五点多钟，他终于觉得疲乏了，脚上沾满了灰尘，

① 德语：拖车。

② 封·丹内克尔(1758—1841)，德国雕刻家，《骑在豹上的阿丽阿德内》这座雕像是他的杰作。

来到了法兰克福的一条最冷落的小街。后来这条街在他的记忆里经久不忘。街上只有几所房屋，他看见其中的一所房屋上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意大利糖果店，乔瓦尼·罗泽利记”字样。萨宁走了进去，想喝一杯柠檬水。店堂里摆着普通的柜台，柜台后面有一个油漆过的柜子，柜子里的隔板上排列着几只贴着金色标签的瓶子和只数相同的装满了面包干、巧克力饼和水果糖的玻璃罐，使人觉得象是一家药房。这间屋子里阒无一人；只有一只灰猫躺在窗旁的一把高背藤椅上，眯缝起眼睛，喉咙里呼噜作响，用爪子搔着藤椅，——一只雕花的木篮倾覆在地板上，旁边有一大团红色的毛线，在那西斜的夕阳余晖里闪耀着红嫣嫣的光彩。隔壁屋子里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声音。萨宁站了一会儿，让门上的铃声停止后，他就提高了嗓音问：“这里有人没有？”这当儿，隔壁屋子里的门开了——萨宁不由地怔住了。

二

突然有一个约摸十九岁的少女跑进店堂里来了，她那深色的鬈发纷披在裸露的两肩上，那光着的两臂向前直伸着。一见萨宁，她立刻就向他奔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要把他拉走，一边用气急败坏的声音说：“快啊，快啊，到这里来，救救吧！”萨宁没有立刻就跟随这个少女走，不是不肯听她的话，只是由于他过于惊讶而仿佛楞住了；他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她向他转过身来，——从她的嗓音里、目光里以及那只握得紧紧的、哆哆嗦嗦地举到了苍白的脸颊前面的手的动作上，都流露出那么悲伤绝望的情绪，——说：“您走啊，您走啊！”于是他赶紧跟着她冲进那开着的门里去了。

在他跟着那少女跑进去的一间屋子里，有个约摸十四岁的男孩子躺在一张旧式的马鬃沙发上，他跟那少女的面貌活脱儿一样，显然是她的兄弟。这个男孩子的脸色十分苍白——苍白中略微带黄，象蜡或古老的大理石。他双目紧闭，那乌黑浓密的头发投下的一片阴影，覆盖在化石般的前额上和凝然不动的细长的眉毛上，象一片黑斑；发青的嘴唇下面露出一排咬得紧紧的牙齿。他好象已经没有气息了。一只手垂到了地板上，另一只手垫在脑后。这个男孩子身上穿着外套，扣上了扣子，一条窄狭的领带勒紧了他的脖子。

那少女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向他扑去。

“他死了，他死了！”她高声叫道。“刚才他还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忽然倒下不动了……天哪！难道不能救了吗？妈妈又不在家！潘塔莱昂纳，潘塔莱昂纳，大夫怎么啦？”她忽然用意大利语补了一句：“你去请过大夫没有？”

“小姐，我没有去，我叫露依莎去请了，”门外响起沙哑的声音。一个小老头儿穿一件黑钮扣的淡紫色燕尾服，系高高的白领结，穿一条过短的黄土布裤和一双蓝色羊毛长袜，瘸着两条弯腿走进屋子里来了。他那瘦小的脸盘在一大堆铁灰色的头发覆盖下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这头铁灰色头发笔立直竖，一绺绺乱蓬蓬地倒垂下来，这使小老头儿活象一只凤头母鸡，尤其惊人地相似的是：在一大堆深灰色乱头发的覆盖下，只能看见尖鼻子和一双滴溜圆的黄眼睛。

“露依莎跑得快些，我不能跑啊，”小老头儿用意大利语继续往下说，一边轮流地抬起他那双患痛风的平脚，脚上穿的是一双打着小花结的高帮鞋。“我把水拿来了。”

他那干瘪的、骨节粗大的指头紧紧地握住了细长的瓶颈。

“可是埃米略现在会死的！”少女大声叫道，一边把双手伸向萨宁。“啊，我的先生，o mein Herr！难道您不能救救他吗？”

“得给他放血，这是中风，”这个名叫潘塔莱昂纳的小老头儿说。

虽然萨宁对医学一窍不通，可是有一点他确实知道：一个十四岁模样的男孩子不会中风。

“这是昏厥，不是中风，”他对潘塔莱昂纳说。“你们有刷子吗？”

小老头儿稍微仰起了他的小脸盘。

“什么？”

“刷子，刷子，”萨宁用德语和法语说。“刷子，”他补了一句，做出刷自己衣服的样子。

小老头儿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啊，刷子！Spazzette！怎么会没有刷子！”

“都拿到这里来；我们把他身上的常礼服脱下，然后我们替他摩擦。”

“好……Benone！头上不用浇水吗？”

“不用……以后再说；现在您快去拿刷子。”

潘塔莱昂纳把瓶放在地板上，就跑出去了；他很快就拿着两个刷子回来了，一个是刷头的，另一个是刷衣服的。一只卷毛狮子狗跟着他跑了进来，一个劲儿摇着尾巴，好奇地打量着小老头儿和那个少女，甚至还打量着萨宁，好象它很想知道这样的惊慌是为了什么？

萨宁利索地把这个躺在沙发上的男孩子身上的常礼服脱下，解开领子的钮扣，把他的衬衫袖子卷起，就拿起刷子开始用足力气给他摩擦胸部和两臂。潘塔莱昂纳用另一个刷头的刷子

也那么用力地在他靴上和裤上摩擦。那少女急忙在沙发旁边跪下，用双手抱住了她的兄弟的头，眼睛盯住他的脸，连眼皮也不眨一下。

萨宁一面摩擦，一面打眼梢向她斜溜一眼。天哪！这是个多么漂亮的美人啊！

三

她有一个稍微大了些但却很美的鹰嘴鼻，上唇汗毛微黑，象一抹淡淡的阴影；可是脸上肤色匀净，没有光泽，完全和象牙或乳白色的琥珀一样；她的头发那波浪般的光泽象毕蒂宫里阿洛里的《朱迪斯》^①——特别是那双眼睛，深灰色的，眼珠周围有一条黑边，非常美丽、含有洋洋得意的神情，——甚至现在，恐惧和悲伤使这双眼睛黯然失色的当儿……萨宁的思想不由地飞驰到他刚离开的那个美丽的国家……可他意大利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美人儿！那少女的呼吸又稀又不匀；好象她每次都等待着，她的兄弟转过气来没有？

萨宁继续给他摩擦；可他不仅仅瞧着少女一个人。潘塔莱昂纳的奇特模样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老头儿没有一丝力气了，气喘吁吁；他用刷子每擦一下，就跳一跳，刺耳地呻吟一下，那一大堆被汗浸湿的乱头发，沉甸甸地摇来晃去，象是用水洗过的粗壮的植物的根。

“至少要把他的靴子脱掉，”萨宁想要对他说……

大概眼前发生的异常景象使那条卷毛狮子狗激动了。它忽

① C. 阿洛里 (1577—1621)，佛罗伦萨画派画家亚历山大·阿洛里的儿子，也是个画家，《朱迪斯》是他的最著名的杰作，藏于佛罗伦萨毕蒂宫。

然用前脚伏在地上，汪汪地吠叫起来。

“Tartaglia—canaglia!”^①老头儿低声呵斥它……

可是，这当儿，少女的脸容起了变化。她扬起双眉，眼睛睁得更大，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萨宁回头打量了一下……那个年轻人脸上泛红了；眼皮闪动起来……鼻孔也翕动起来。他从还咬紧着的牙缝里吸入一口气，又吐出来……

“埃米略！……”少女大声叫道。“Emilio mio!”^②

那乌溜溜的大眼睛慢慢地睁开来。它们还是呆定地瞧着，但已经露出了笑意——微弱的笑意，那笑意移到苍白的嘴唇上。接着他把那只垂着的手动了一下，用力地举起，按在胸上。

“埃米略！”少女又叫喊一声，站了起来。她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强烈，那么鲜明，似乎顷刻之间不是眼泪夺眶而出，就是纵声大笑起来。

“埃米略！怎么回事啊？埃米略！”门外传来了一阵声音。一个服装整洁、银灰色头发、脸孔黝黑的妇人急煎煎地走进屋子里来了。在她后面跟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一个女佣人的脑袋在他肩后闪现了一下。

少女迎着他们奔上前去。

“他已经得救了，妈妈，他活着哪！”她高声说，慌忙搂住了进来的那个妇人。

“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又问。“我回家来……忽然碰见大夫先生和露依莎……”

少女开始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夫走到病人跟前去

① 意大利语：塔尔塔利阿—坏东西！

② 意大利语：我的埃米略！

了，病人神志越来越清醒，一直在微笑，因为闹得大家虚惊一场，他似乎害臊起来。

“我明白，你们拿刷子给他摩擦过了，”大夫对萨宁和潘塔莱昂纳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个办法很好……现在咱们来瞧瞧，还需要什么治疗……”他便按年轻人的脉搏。“嗯！把舌头伸出来！”

那个妇人关切地俯下身去瞧他。他流露出更坦率的微笑，抬起眼看着她，一下子脸红了……

萨宁想到了，他不必再待在这里，就向店堂走去。可他还没有握住那临街的门的把手，那少女又来到了他跟前，拦住了他。

“您要走啦，”她说，一边亲切地打量着他的脸，“我不留您，可是今晚您一定要来。我们十分感激您，可以说，是您救了我兄弟的命。我们要谢谢您，这是妈妈的意思。您可要告诉我们，您是谁，您一定要来和我们一起欢叙……”

“可是我今天要到柏林去，”萨宁结结巴巴地说。

“您还来得及的，”少女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过一小时，请您来跟我们一起喝杯可可茶。您答应吗？我还得去照顾我兄弟！您来吗？”

萨宁该怎么办呢？

“我会来的，”他回答说。

美人儿倏地握了握他的手，便翩然而去。萨宁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街上。

四

一个半小时后，萨宁又到罗泽利的糖果店去了，他在这儿受

到了亲人般的款待。埃米略坐在替他摩擦时躺着的那张沙发上；大夫给他开了一张药方，并叮嘱，要“多加小心，不让他受刺激”，因为他是个神经质的人，有患心脏病的症状。他以前已经昏厥过几次；可是他的病还从来没有发得那么长久那么厉害过。不过大夫说，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埃米略穿着一件宽大的长褂，对一个刚恢复健康的病人，这是很合适的。母亲替他在颈脖上围了一条淡蓝色的羊毛围巾，但他的神色几乎象过节日般愉快；周围的人也有一股过节日般的高兴劲儿。在沙发前面那张圆桌上铺着清洁的台布，摆着一把很大的瓷咖啡壶，壶里盛满了香喷喷的可可茶，周围摆着茶杯、盛满糖浆的细颈玻璃瓶，还有饼干和小白面包，甚至还有鲜花。一对古老的大银烛台上点燃了六支细长的蜡烛。在沙发的一边，有一把伏尔泰式的圈椅张开了它那柔软的怀抱，大家让萨宁坐在这把圈椅里。那天他有机会相识的糖果店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了，连那条卷毛狮子狗塔尔塔利阿和那只猫也都在场；所有的人似乎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卷毛狮子狗快活得甚至直打喷嚏；只有那只猫依然扭捏作态，眯缝起眼睛。大家要萨宁说出他是哪里人，从何处来的，叫什么名字，当他说他是俄国人时，两个妇女都有点儿惊奇，甚至惊叫起来，立刻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德语讲得很好；假如他讲法语更方便，那么他也可以讲法语，因为她们母女俩都懂法语，也会讲法语。萨宁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萨宁！萨宁！”这两个妇女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俄国人的姓会这么容易念。她们也很喜欢他的“德米特里”这个名字。那个年长的妇人说，她年轻的时候，听过一出优美的歌剧《德梅特里奥与波利比奥》，可是“德米特里”要比“德梅特里奥”好听得多了。萨宁这样谈了一个钟头光景。她们也把自己的生活情况讲给他听。那个银灰色头发的妇人，母亲，更

健谈。萨宁从她口中知道，她的名字叫莱昂诺拉·罗泽利；她的丈夫乔瓦尼·巴蒂斯塔·罗泽利去世后，她做了寡妇。二十五年前，她的丈夫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他是个制造糖果点心的师傅；乔瓦尼·巴蒂斯塔是维琴察人，为人很好，虽然性子有点儿暴躁，而且骄傲自大。此外，他还是一个共和派呢！谈到这些时，罗泽利太太指指那张挂在沙发上面的油画像。应当认为，这位画家“也是共和派！”罗泽利太太叹口气说。画得不挺象，因为已故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被画得象一个阴郁而严峻的、如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①一类的强盗！罗泽利太太本人出生于“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巴马^②”，那里有个由不朽的柯勒乔^③画上了彩画的多么奇美的圆顶！”但是由于久居德国，她差不多完全德国化了。接着她忧伤地摇摇头，补充说：她只有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她逐个指指他们）；女儿叫杰玛，儿子叫埃米略；他们俩都是很听话的好孩子，特别是埃米略……（“我不听话吗？”女儿立刻插嘴说；“啊，你也是共和派！”妈妈回答说）；现在生意当然不如她丈夫在世时那么好了，他在糖果点心制造方面是个高手（“un grand'-uomo！”潘塔莱昂纳带着严肃的神情附和说）；可是谢天谢地，还过得去！

五

杰玛侧耳听着母亲说话，她忽而笑笑，忽而叹气，忽而在她的肩上抚摸，忽而用指头点点威吓她，忽而瞧瞧萨宁；末了，她

① 《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1797年），是德国小说家符尔皮乌斯（1762—1827）所作的一部最著名的强盗小说。

② 意大利的城市。

③ 柯勒乔（约1489/94—1534），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画家。

站起来，搂住了母亲，吻她的脖子——“颈窝”，母亲因而大笑不止，甚至还尖叫起来。潘塔莱昂纳也被介绍给萨宁。原来，他从前是歌剧院里的一名歌手，唱男中音声部，但他脱离剧院生涯已经很久了，在罗泽利家，他又是朋友，又是仆人。虽然他在德国居住了很久，可是他德语学得很差，只会用来骂人，连骂人的话也是滥用的。他几乎管每个德国人都叫 *Ferroflucto spiccebubbio*①。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好极了，因为他是西尼加里亚人，那个地方可以听到 *lingua toscana in bocca romana*！② 埃米略显然悠然自得，心情愉快，刚脱险或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心情；而且，除此以外，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全家的人都宠爱他。他腼腆地向萨宁道了谢，可是他喝糖浆，吃糖果更起劲。萨宁不得不喝了两大杯极可口的可可茶，吃了许多饼干：他刚吃下一块，杰玛又递给他一块——他不好意思谢绝！不久他便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了：时间飞快地流逝着，快得难以置信。他大谈特谈俄国的一般情况、俄国的气候、俄国的社会和俄国的农民——特别是关于哥萨克的情况；也谈到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③、彼得大帝、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歌曲和大钟。两个妇女对我们这个幅员辽阔而遥远的祖国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罗泽利太太，或者如大家惯常所叫的，*Frau Lenore*④，甚至向萨宁提出了一个使他惊讶不置的问题：上世纪在彼得堡修建的一座遐迩闻名的冰屋还存在吗？不久以前，她在已故的丈夫遗留下来的一本书里读到过这样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Bell-

① 德语：该死的骗子！（这是读音不正确的德语，正确的应为 *verfluchte spitzbube*）。

② 意大利语：用罗马口音说的托斯卡纳语。

③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俄战争。

④ 德语：莱诺雷太太。

ezze delle arti》^①，文章中论述了这座冰屋。萨宁感叹地说：“难道您认为俄国从来没有夏天吗？！”对这个问题，莱诺雷太太表示异议说，直到现在她想象中的俄国还是终年大雪纷飞，人人都穿皮袄，所有男子都是军人，但却异常好客，所有农夫都是唯命是从的！萨宁竭力把更确实的情况讲给她和她的女儿听。当谈到俄罗斯音乐时，她们立即请他唱一支俄罗斯咏叹调，并向他指指房间里的一架小钢琴，这架小钢琴，白键都是黑的，黑键都是白的。他一口答应了，用右手两个指头和左手三个指头（大拇指、中指和小指）弹钢琴来替自己伴奏，一边用带点儿鼻音的尖细的男高音先唱了《萨腊万》，接着又唱了《走在马路上》。这两个妇女都很赞赏他的嗓子和音乐，更赞赏俄语的柔和与响亮动听，并请他翻译歌词。萨宁满足了她们的愿望。可是，因为《萨腊万》，特别是《走在马路上》（sur une rue pavée une jeune fille allait à l'eau^②——他这样来表达原作的意思）——这两首歌曲的歌词不能使他的听众充分理解俄罗斯的诗歌，所以他先朗诵，然后翻译，再唱了由格林卡^③谱曲的普希金的诗：《我记得那难忘的美妙时刻》，他稍微搞错了这首歌的小调的经过句。这一回两个妇女都听得非常高兴，莱诺雷太太甚至发现俄语同意大利语非常相似。“时刻”听起来象是“o, vieni”^④，“同我”听起来象是“siam noi”^⑤，等等。甚至普希金（她念成：普谢金）和格林卡这两个名字，她听起来也觉得亲切。萨宁也请母女俩给他唱些什么，她们也都一口答应了。莱诺雷太太坐到钢琴后面，同杰玛

① 意大利语：《论艺术美》。

② 法语：一个妙龄少女走过马路去汲水。

③ 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

④ 意大利语：啊，来吧。

⑤ 意大利语：这是我们。